

罗曼·罗兰革命剧选

齐放老篤译



罗曼·罗兰革命剧选

齐放老篤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Romain Rolland
THEATRE DE LA RÉVOLUTION

(Librairie Paul Ollendorff, Paris, 1923)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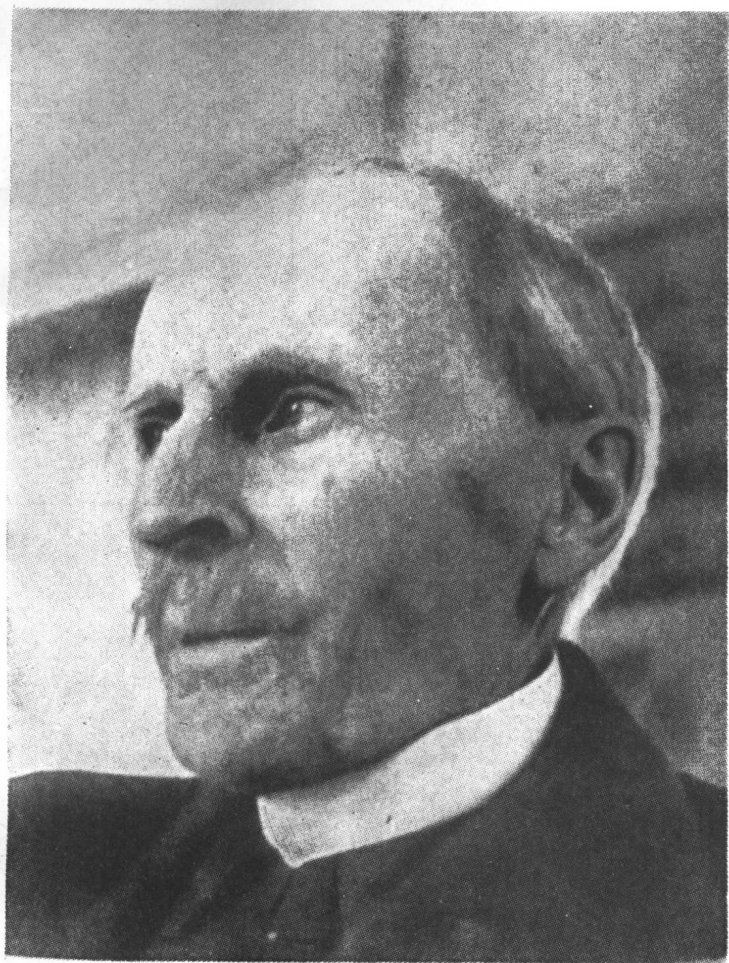
*

書号754 字数217,000 开本850×1168耗 $\frac{1}{32}$ 印张9 $\frac{9}{16}$ 插頁3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700册

定价(7) 1.10元



作 者 像

原 序

法兰西共和国 2 年風月 20 日 (即公历 1794 年 3 月 10 日), 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決議:

“(1) 人民自己創作的并为人民自己服务的剧本应每月定时上演, 茲規定 ‘法兰西剧院’ 为专门演出此項剧目的剧院。”

“(2) 該剧院門外应标明 ‘人民剧院’ 字样, 每十天应有三次演出。我們要求巴黎各剧院的演員团体輪流参加該院的演出。”

此外, 同年花月 27 日 (即公历 5 月 16 日), 公安委员会又号召各剧作詩人“歌颂法兰西革命的主要大事, 編写符合共和主义的剧作, 使法兰西人民复生的各偉大时期永垂不朽, 并且由于法兰西民族正在爭取自己的自由, 同时受着欧洲所有暴君的攻击, 应该使历史具有适合这个偉大民族的史蹟的坚定性格”。

那时的革命广场 (即协和广场) 已改为馬戏場, 所有民众的表演以及各个国庆节日的庆賀都在那里举行。

但是所有这一切符合共和主义的艺术計劃到了热月 9 日却跟着共和国的各首領一齐垮台了。

距今大約十年前, 有一批青年作家聚集在“戏剧艺术杂志”周圍發起一种运动, 他們想建立一座巴黎人民剧院。他們这种举动無非是想重新体现中断的大革命傳統; 其中有一个人便想到了法国人民的“依丽亚特”, 大革命; 他要拿大革命作主题来編写他的第一批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这原是極自然的事。我們在这里發表的三个剧本原应该是一种有关大革命的戏剧总集的一部分, ——这部总集大概有十二种, 合成为一种史詩。“七月十四”是該集的第一篇, “丹东”是中間的一篇, 是有决定性的关

鍵；在这阶段里，革命各首領的理性不能坚持，他們的共同信仰被个人的爱憎牺牲了。在“群狼”中，描写的是大革命在军队里的情形。在“理性的胜利”中，描写的是横穿各省的大革命，对被放逐的吉隆特党人又大加搜捕。总的說来，我是想在这部集子里刻划出自然界的某种动乱和社会上的某种風暴，自第一陣波濤从海底翻騰上来开始，直到它們仿佛又回到海底，海面上又慢慢恢复了平靜时止，把全部过程都要刻划出来。

因为种种理由，我曾不得不中途停止这一总集的写作。在情况未許我再繼續以前，我想可以把这三种各自孤立的剧本先貢獻給公众。在我写这三个剧本时，我曾竭尽所能使剧情摆脱掉一切浪漫式的結構，那是使剧情变成冗沓渺小的东西。我曾設法把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一百年来人类为此而奋斗的利益放在特別显著的地位。拿破侖曾对歌德說过这样一句話：“政治，那就是近代無法躲避的东西。”政治也是我們这个时代真正的悲剧。目前在世界上正扮演着不少偉大的悲喜剧。艺术如果不想灭亡，提高自己来应付这些悲喜剧便是它的責任。艺术應該把席勒于1798年10月12日上演“华倫斯坦的营垒”时說的話当作座右銘：

“我們面前展开的新紀元使詩人增加了胆量，敢于离开走过的老路，敢于把你們从平庸生活的狹小圈子里移置到一个較崇高的境地，一个与目前大家正在奋斗的崇高时代相适应的境地。在本世紀严肃地結束的今日，在现实已变成詩歌，在我們亲眼看見許多坚强的人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在斗争，許多人为人类巨大的利害关系——統治与自由——在斗争，使古人复生的艺术在舞台上可以更大胆地向上飞翔了。它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應該这样做，如果它不願在生活舞台前面蒙着耻辱悄然消逝。”

1909年1月

目 次

七月十四 (齐 放譯).....	1
丹东 (老 篤譯).....	131
群狼 (老 篤譯).....	233

七月十四

献給巴黎的人民

要使一个国家成为自由的国家，
只須它有要那样做的志願。

——拉·法叶特

1789年7月11日

登場人物

拉薩爾·后士——二十一歲。高瘦身材，黑眼睛黑頭髮，從鼻梁到右額有一道輕微的傷痕，嘴不大，牙齒美麗，嚴肅是他沉靜而帶點憂郁的面貌的主要特征，他的面貌同他整個的身體給人一種意志堅強的印象。他有一種隱密而幽遠的憂愁。（他是個不能長壽的人物；疲勞、失敗、疑懼和在暗地腐蝕他那廣闊肺葉的疾病是會把他弄垮的。）但是一種英雄樂觀主義超越一切。緊張起來的時候，他會發出令人吃驚的青年笑聲。

畢愛爾·奧古斯丁·于蘭——三十一歲。很大很寬的身材，金黃色的頭髮，性情冷靜，不愛說話，从不暴躁，笑起來不出聲，漠視理性，沉默固執，但有時驟然地發出的狂怒能粉碎一切。這是一位英雄，但假使沒有他朋友后士的榜樣，假使沒有善良人的天性，假使沒有發洩他那大力士般的力量需要，也許就不會有什麼作為。（這個人沒有個人創造力，但是在任何事務面前絕不退縮，他雖出身寒微，而升到崇高的地位也絕不自以為奇，——後來他作到帝國的伯爵，師團的將軍，曾獲三等榮譽勳章，在被征服的米蘭、維也納、柏林作總督，作到巴黎的衛戍司令，充任判決槍斃昂兼公爵的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

讓·包勒·馬拉——四十六歲。原籍西班牙，生在瑞士。——身材短小（不滿五尺）。健壯而不肥胖。——法柏爾·德·愛格郎地諾¹曾這樣極好地描寫他的面貌：“脖頸粗壯，面寬露骨，鼻尖肥而且扁的鷹鉤式鼻子，向前伸出。不大不小的嘴，一角因為肌肉拘攣時常向上聳；嘴唇薄，前額大，灰黃色的眼睛，活動

而銳利，但是目光安穩，從而顯出本性的溫和。眉毛稀少，面色發灰而憔悴，汗毛是黑色的，頭髮是深棕色的，蓬亂不加梳理……他走起路來把頭抬得很高，身體筆直略向後仰，走得快而有節奏，因為屁股搖動，致使身體起伏有如波浪。他最常有的姿態，是緊緊地把兩手交叉在胸前。他說起話來，激昂熱烈，兩手揮動，每一段話終了時，差不多總是向前伸腳，用腳尖打地一下，隨後驟然用腳尖站着，好像要把他那短小的身材提得和他那崇高的言論一樣高。他的嗓音雄偉响亮，略帶濁音。但聲調清脆，因為口齒的毛病，他很難清楚地發出c同s的音，往往同g音混淆。他除顎部的肌肉松弛，語言略感遲鈍之外，沒有什麼其他顯著的缺點，而他信念的堅強也就把這些遮蓋住了。他不注意穿戴，完全不懂什麼是時興、什麼是趣味，他甚至顯得很肮髒。”——在精神方面，在尖銳敏感的激動下，他有时狂怒得發抖。他本性善良，不願意顯露頭角，他有極深的道德感，並且熱愛真理，——這使他在理性幫助他發現自己錯誤的時候勇于承認。

卡米尔·戴木兰——二十九岁。高等法院律師。見“丹東”劇本中對他的描寫。雖然年紀沒有在“丹東”里那樣大，表面看起來反倒沒有那時年輕：他還沒經歷過幸福，——像是條細瘦的獵犬。他是個巴黎街頭的頑童，胆子大，面皮厚，胆質型人的黃黃的臉被那勞困失眠與流浪的生活弄得憔悴了。嘴部含笑有點做鬼臉的意味；五官不整齊。

馬克西米連·德·羅伯斯庇爾——三十一歲。憲法會議的議員。——見“丹東”中對他的描寫。中等身材，體質孱弱。但是他的面容比較那時丰满而柔軟，因為他還沒有受那艱苦思慮的折磨，——還沒有因為疲勞與責任感而憔悴。——他像是一種白色的火焰。他的靈魂還沒有明確認識到他內在的力量，而這種力量是存在的，靜靜地不露聲色。只是從人們所感到的他那不計成敗、以身許國的堅決氣概同那高傲、悲觀、冷酷的苦行上表現出來。

“爱国者”貢雄——四十岁。王宮花园賭場的主人。——矮身材，头大
体胖，面部臃肿，一臉麻子。是个好虛榮的小戏子，假勇敢，爱
說謊話，故意装得令人可怕，經常在表演着滑稽式的米拉波²。

菲力克斯·玉白尔·德·万狄米勒——卡斯德尔諾侯爵，六十岁。

白尔那尔·勒內·汝尔当——萊內侯爵，巴士底炮台的司令官，四
十九岁。

德·弗呂——瑞士兵司令，五十岁。

貝夏尔——退伍的殘廢軍人，七十岁。

路易絲·弗郎梭瓦茲·宮达——法兰西剧院女演員，二十九岁。——
布謝画中的典型女性。金黄色的头髮，体胖，爱笑，好嘲笑的嘴
形，眼略大，前額与下巴都是向后傾斜的，大胆与淫蕩的形
态。“眼睛会說話，眼風会咬人。”（*龍古尔語*）她是“伪君子”中
的欧米尔³；尤其是“費加罗”⁴中的苏珊娜⁵。她可称是“法兰西
剧院的达丽”⁶。

安娜·呂西尔·菲力波·拉黎东·杜伯来西——（后来成为呂西尔·
戴木兰夫人）十八岁。——見“丹东”中对她的描写，——尤其
應該到卡尔那瓦萊博物館⁷去看布瓦利⁸給她画的美妙的画像才
能体会到她的形象。——她是温存的，淫蕩的，孩子气的，浪
漫的和好嘲弄的。

小玉丽——九岁到十岁。——平民的小女孩，細长娇小，面色惨白，
藍色的眼睛。

瑪丽·魯意絲·布玉——卖菜的女販子，六十多岁。

群众：

一个民間的妇女，玉丽的母亲。

一个七岁的小男孩。

一个搬运夫。

一个怪癖人。

一个大学生。

一个木匠头兒。

七 月 十 四

一个律师。

报贩数人。

王宫花园的商人数人。

王宫花园妓女数人。

法国卫兵数人。

残废军人数人。

瑞士兵⁹。

看热闹的，闲逛的，服装讲究的人们。

工人们，乞丐们，民间妇女们，孩子们。

各阶级，各年龄的人们。

地 点

巴黎。

时 間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到七月十四日。

第一幕：在王宫花园，七月十二日，星期日的早晨。

第二幕：在圣安东关厢区，七月十三日，星期一的夜晚。

第三幕：在巴士底和市政厅广场，七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四点钟至七点钟。

第一幕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点钟左右。——从德·福阿咖啡馆望出来的王宫花园的情形。——正面是座“马戏台”¹⁰。右侧是喷水池，在马戏台与王宫游廊之间，是一条两旁有树的路。——各色商人都在他们商店门前待着，这些商店都装饰着爱国的招牌：伟大聶格尔商店，全国人民会议商店。——妓女们，袒胸露肩，赤裸着胳膊，帽上插着大束的花，带着挑逗诱惑的神情，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报贩们喊着卖报。——赌场的主人们穿着室内便服，后面跟着些手执棍棒的打手在各处游荡。有些开露天赌场的人胳膊下夹着可折叠的小凳，从人丛中溜过去，一会儿停住了，摆起摊来；把他那折得像一幅地图的赌具打开，拿出他的钱袋来，一会儿又忽然躲藏起来，随后就溜走了。——骚动不安的群众，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好，在咖啡店前坐下，一会儿又起来，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跑过去看，站在椅子上看，站在桌子上看，跑过去又立刻跑回来。人数渐渐增多。到这一幕終了的时候，游廊里、花园中是挤满了那样多的人，竟至有许多人上了树或是攀着树枝悬空挂着。各阶层的人都混杂在一起：——饥饿的乞丐、劳动者、绅士、贵族、军人、教士、妇女、儿童；其中还有些儿童不断地在游人们的档下鑽来鑽去玩耍着。

几个报贩 大阴谋被发现了！……飢荒啊！飢荒到了！杀人的凶手们来了！

群众 (叫报販)喂! 到这里来!

一个老百姓 (很惶恐地問一个正在看报的紳士)怎么样?

紳士 啊! 朋友! 他們来了! 那些德国兵, 那些瑞士兵……巴黎已經被包圍了! 再待一会儿他們就到这里了!

一个老百姓 咱們的国王是不会任憑他們这样做而不管的。

一个乞丐 国王嗎? 他正在沙布龙营地和他們在一起, 和德国人在一起。

一个老百姓 国王是法国人啊。

紳士 国王是法国人, 不过王后不是的。那个奥国女人恨我們。她的那强盗大元帅, 那个老德·伯葵克里, 發过誓要粉碎巴黎。我們处在巴士底的大炮与瑪尔斯广场的军队之間, 活像是被夹在鉗子里了。

一个大学生 他們不会动的。聶格尔¹¹先生在凡尔賽宮, 他在保护我們。

紳士 对了, 只要聶格尔先生还留在部长的职位上, 那我們还不該完全失望。

乞丐 誰敢說他現时还在职呢? ……我看他們一定是把他赶走了。

群众 (反对这个意見)不会的, 不会的, 他是留在那里的! ……报纸上說他还留在那里的……必須要他留在那里! ……好么! 聶格尔先生若是离职不在了, 那可就全完了。

妓女甲 (走来走去)这样一来今天一点生意也做不成了。他們这些人像是瘋了, 一心只想着凡尔賽宮。

妓女乙 方才我遇見一个年青小伙子, 他跟我淨說了些聶格尔的事。

妓女丙 他媽的! 难道說这个混賬的奥国女人当真把我們的代表們都收在監獄里了嗎?

摆賭攤的人們 (在游人們面前神秘地搖動他們的錢包) 押寶嗎？打十點

嗎，三十一點嗎，猜球嗎……發財呀，先生們，碰碰財運啊！

商人甲 好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才十點鐘，花園里人已經滿了，再待一會兒那还用說嗎？

商人乙 這只是表面的風光，並沒有多大油水，他們都是到這里來听消息的。

商人丙 沒有關係！只要是會做買賣，一樣能行！

貢雄 (向商人們) 哎呀，我的孩子們，咱們活動活動吧，活動活動吧！光把買賣做好，那不能就算完事。買賣自然是要做的，那不用說。不過我們也得做個好的愛國者。真的！你們要把眼睛睜開好好地注意着，我可以預先告訴你們，大事情可正醞釀着呢。

一個商人 貢雄先生，您知道點消息嗎？

貢雄 留點神哪！暴風雨就要來了。大家都要守住自己的崗位！等時機一到，你們替我把這群軍人鼓動起來，大家同聲一齊喊……

一個商人 國民萬歲！

貢雄 (打他一拳) 混蛋，你喊什麼？……要喊奧爾雷昂公爵¹² 萬歲！可是喊完這個，你也不妨兩個口號一齊喊，因為喊了這個口號，就可以把那個口號帶過去了。

戴木蘭 (從一個賭場里出來，受了刺激，嘻笑着，嘟囔着) 連毛都拔光了，他們把我所有的錢都弄走了！——我早對自己說過。卡米爾，你會受騙的。你現在高興了吧！這次你是讓人給收拾了，好吧，下回咱們就別再那樣做了。我要做的錯事，我總是預料得到的。可是，天主保佑，我一件錯事也沒少做過，不論怎麼樣我总算消磨了四個鐘頭。凡爾賽的消息到底來了沒有？吓！真他媽的混賬！他們就跟集市上的騙子手似

的彼此都串通一气。人家正在这儿等消息等得着急，賭場就向你招手：进去消磨消磨時間吧。总得叫两只手同其他的部分都有点事情做呀。紙牌与妓女就是专为这些事预备的。他們是会让你多余的錢給搞掉的。現在我的錢袋是一点分量也沒有了。有人要看一个全新的錢袋嗎？嘿嘿！里面是一个錢也沒有了！

妓女数人（嘲弄他）“刮你的皮，刮呀，刮完了还要刮。”¹³

戴木兰 維納斯的蝙蝠啊，你們把一个可怜的小鬼的金錢給嚼个精光，就高兴起来了！——没有关系，我一点也不埋怨你們。

“我要是还有錢輸，我是还要輸的！……”¹⁴

一个老年紳士 賭鬼的錢袋是鎖不住的。

貢雄 这位少爷，我看您手头有点窘。我有心帮您的忙，拿您这条鏈子做抵押，我可以借給您三塊錢。

戴木兰 慷慨的貢雄，难道說你真想把我剥得精光像聖若望那样嗎？你讓这些小姐們来干这个事兒吧，她們会担当的，用不着你。

貢雄 你这个缺德的小要飯的，你知道你是跟誰說話嗎？

戴木兰 你是貢雄，这一句話就全包括了。你是个卖首飾的，你是个放眼的，你卖鐘表，又开賭局，你卖汽水，又給妓女拉皮条。你什么都是，你是貢雄。賭場的大王。

貢雄 你为什么說賭場？我創立了几个俱乐部，在那里，表面上是做些既老实又自然的消遣，实际上为的是大家聚集在一塊兒研究研究改革国家的办法：那是自由公民和爱国者的集会……

戴木兰 祖国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存身！

貢雄 ……我們那里是一塵不染的自然人的集会。